

清代燕事辑要

续编

西藏人民出版社



7.5

西藏研究丛刊 主 编 陈家进
审 订 韦 超
责任编辑 顾效荣

200

清 代 藏 事 辑 要 续 编

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藏研究》编辑部编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郫县犀浦印刷厂印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字数：150,000
1984年3月第一版 1984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6.5印张 印数：7000

书号：3170·250—2 定价：1.30元

清代藏事辑要续编

出版说明

一九八三年已将《清代藏事辑要》一书整理出版，起自清初，以迄同治，而光绪一朝，内政外交，最为繁重，乃清代史料重要时代，若不补上，不免遗憾。因取朱寺朋所编《光绪朝东华录》，凡有关藏事，一一抽出，以成续编。

清初屡兴文字之狱，故无人敢编本朝之史。虽历朝都编有《实录》，而书成之后，秘藏内库，无人得而阅用。至乾隆朝始开史馆，由蒋良骥编成《东华录》三十二卷，因史馆设于东华门内，即以为名。上起清初，迄于雍正，以编年为体，上谕为主，对于上报奏章，仅存摘要，事简不详，原委难悉。迨光绪时王先谦，因其简略，用其体例，为之增补，并续编至咸丰，名为《十朝东华录》四百二十四卷，同时潘颐福又辑《咸丰朝东华录》六十九卷，与王录所取颇有异同，故两书并存，以后王又续编《同治朝东华录》一百卷，使二百余年之史事，始为人所利用。前编之《藏事辑要》约百分之七十乃取材于此。

而朱寺朋所编之《光绪朝东华录》是宣统元年成书。虽然也沿用前书之体例，可是扩大了采录范围。依据邸钞、京报，以及各处报纸，事较详备，比以前三书为优，并保存了折奏全文，弥补前书之不足。虽然仅为三十四年的事情，竟达三百二十卷，与王录所记十朝一百余年之事，为一半强，字数多达四百九十余万言，公认为近代史之一部重要史料，比后来成书的《德宗实录》更为

丰富。

可是也存在许多缺点，兹就藏事而言，例如将许多驻藏帮办大臣，作为驻藏大臣使，同时有两个驻藏大臣，是不符清代官制的，又如光绪十四年，英藏在隆吐的战争，是西藏外交上的大事，仅简略收录了文硕一二件奏稿，尤其是光绪三十年英军侵略军深入拉萨，竟一字未提，实属疏漏。

此稿是根据了一九五八年中华书局出版，张静庐校点本，比宣统铅印本，段落分明，又加句读，可是仍有错字脱文，句读也多断错，地名、人名、官名，前后殊不一致。今从书中摘出之文，核以《升泰奏牍》、《锡良奏稿》等书，为之校对，证误补脱。并统一了人名、地名、官名，分为二卷，后加编《纲目》以便检用。

原拟将《宣统政记》一并补上，因最近西藏民族学院已编印了《清实录藏族历史资料汇编》已录用《政记》出版，故不重录。

为保存史料的本来面目，只作标点和必要的校订工作，对内容未作删节和改动。由于历史的局限，其中有许多封建主义和大民族主义的糟粕，望读者使用时注意。限于马列主义水平很低，加之时间紧迫，在编辑和点校工作当中，定有不少缺点，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一九八四年三月

卷 上

光 緒 元 年 至 二 十 一 年

(一八七五——一八九五)

目 录

出版说明 (1)

卷 上 光 绪 元 年 至 二 十 一 年
(一八七五——一八九五) (1)

卷 下 光 绪 二 十 二 年 至 三 十 四 年
(一八九六——一九〇八) (95)

纲 目 (191)

光 緒 元 年 (一 八 七 五)

正月乙卯 英翻译官马嘉礼被杀于云南。先是马嘉礼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护照往缅甸，迎印度派来副将柏郎等，既得遇，折回云南。是日，行至腾越厅属蛮允地方被杀。英人以为云贵总督岑毓英实主使之，交涉遂起。

三月甲辰 邵亨豫奏：喇嘛土司等呈进贡物及换班进京，应支口粮，例有定额，驮运骡马，亦按斤重数目支給。惟自川起程，均有随行通事及例派员弁护送，该员弁等于接委后，串同通事，包揽客货，折收脚价，于例支外，需索骡马多至数倍，兼索人夫席桌数无限制，稍不遂意，辄至毆辱丁役。甚至唆串通事，藉称贡件遗失，滋闹讹诈，其害不可胜言。去年五月，前藏堪布喇嘛到陕，于省会重地，竟因卖物争价，脚夫曾友炳踢伤长安差役刘玉身死一案，是其明证。兹据咸宁长安两县会禀，请俟喇嘛等差到川，查明行李贡物，委员称定编号，于皮包箱只粘贴印封，注明斤重，将包箱及应用骡马数目，飞飭入境首站照办，由陕分飭所属遵照。其川省委员，只令护送至陕省首站，即行交替回川。再由陕西、山西专委员弁，均于各该省交界接护前进等情，由藩臬两司会核详请奏咨前来。臣查喇嘛土司等差，例有供给，需用骡夫，亦有定数，该喇嘛等言语不通，何至格外需索。良由首先派委之护送员弁，勾串通事，包揽私货，至京销售，故沿途多索骡夫，于例支外增至数倍，致滋扰累，若不量为变通，则沿途州县实不堪其扰累。相应请旨飭下四川督臣，嗣后喇嘛土司等差贡物各包，照驻藏大臣原称斤数按验，应用骡夫若干，咨明沿

途照例供支，如有多索，不准支給。川省派员护送至陕西首站宁羌州，由陕派员接护至山西省首站，转送直隶派员护送入京。其喇嘛回藏时，仍由直隶、山西、陕西递相派员护送入川，俾各员弁更相接替，庶通事无所施其伎俩，沿途地方官亦可藉免扰累。上谕：邵亨豫奏喇嘛土司等项赴京请由各省派员接替护送一折，喇嘛土司等项，例有供给，需用骡夫，亦有定数，岂容格外需索，致滋扰累。嗣后此项差役到川，即著四川总督将贡物各〔色〕按照驻藏大臣原称斤数查验，应用骡夫若干，咨明沿途照例供支，不准额外支給。并著该督派员送到陕西首站，即由陕西、山西、直隶各督抚派员接替，护送入京。其差竣回藏时，并著沿途各该省督抚查照办理。

光 绪 二 年 (一 八 七 六)

四月甲戌 命桂丰为驻藏办事大臣。

注：丰培按照抄本松桂奏稿，桂丰应为驻藏帮办大臣。

四月戊子 松桂奏：廓尔喀请示贡期。伏查定例，廓尔喀国王每届五年表贡一次。同治十一年例贡，曾奉旨免进，扣至光绪三年，系届五年例贡之期。前因奉旨着于二十七个月后再行呈进，计于明年五月届期，是否准其按期呈进，抑或暂缓之处，伏候训示遵行。又据该国王禀称：生有长孙，具禀来藏，奴才亦即回檄称贺，并寄去恩赏蟒缎二卷，奴才外加加大缎一卷，作为赏贺，以副朝廷怀柔远人有加无已之至意。得旨：著按期呈进。

七月甲申 李鸿章与英使威妥玛会议条款三端（略）专款。

现因英国酌议派员，由中国京师启行前往，遍历甘肃、青海一带地方入藏，以抵印度，为探访路程之意。所有应发护照并知会各处地方大吏暨驻藏大臣公文，届时当由总理衙门妥为办给。倘若所派之员不由此路行走，另由印度与西藏交界地方派员前往中国接准英国大臣知会后，即当行文驻藏大臣派员妥为照料，并发给护照，以免阻碍。

光 绪 三 年 (一 八 七 七)

二月癸卯 谕：前据满庆等奏参噶征呼图克图阿旺伊喜楚称坚参因散放布施失察起衅，带印逃走。当经奉旨将该呼图克图之名号敕印一并注销，不准再令转世。该呼图克图赴京呈诉，旋即病故。兹据松淮奏，现在众喇嘛等禀诉，已故噶征呼图克图从前劳绩被屈情形，据情代奏等语。著照所请，准其查访已故噶征呼图克图转世之幼子，仍掌该寺事务，并将名号赏还，该衙门知道。

四月癸卯 左宗棠、豫师奏：护送回藏贡使过境。报闻。

六月己亥 松淮奏：前据西宁办事大臣咨称，据前藏贡使沙克加降巴等禀称，路经洮州，该土司详报诺门罕转世降生本地，恳请迎接回藏等因，当经译行商上，令其查明禀覆。兹据禀称：委系获罪之曾掌办西藏事务额尔德尼诺门罕噶勒丹锡勒图萨玛第巴克什阿旺楚勒齐木转世之呼毕勒罕阿旺甲木巴勒楚称甲错，叩恳大皇帝格外施恩，准其接回前藏，专习经典，不敢干预公事。仍乞赏还原授名号，则合藏僧俗群感鸿恩无既矣。奴才伏查所禀系属实情。可否之处，出自逾格天恩。下该衙门议奏。

光 绪 四 年 (一 八 七 八)

三月甲寅 松淮等奏：据掌办商上事务通善济咙呼图克图阿旺班垫曲吉坚参铎称，前后藏例应轮流专差堪布起程呈 递 丹 书 克，恭进贡品，原有定限。遵查同治十二年，前辈达赖喇嘛专差堪布及囊索等呈进同治七年年班例贡，由四川大道赴京呈进，此次届期，轮应前藏商上专差堪布及囊索等呈进。同治十二年年班例贡呈进丹书克恭祝大皇帝万福万寿。兹将贡品，均已敬谨办备齐全，拣派堪布青饶丹巴曲批、囊索罗布藏饶结随带僧俗徒众蓝古巴等四十人，恭赍贡品赴京呈进。仍恳照由四川大道赴京之例办理等因前来。奴才等查西藏年班例贡，历准附派囊索交易贡物，原系我朝优待达赖喇嘛，厚往薄来，诚属有加无已之意。应进贡品，照例礼委西藏粮员知州用尽先补用通判周臻，驻防西藏太平营游击江长泰会同噶布伦等逐一点验监秤，仍令复加包固，并派前藏弁兵六名小心妥为照料，护送至省交替。由督臣另派弁兵接替护送前进，以昭慎重。该堪布囊索等于本年十一月初一日自藏起程，俟进口后，官给盘费口粮并驮骡一百六十头，如不敷用，就地代雇，价由该堪布、囊索自给。得旨：著遵照上年十月二十七日谕旨，该堪布等毋庸来京，所有贡物丹书克，咨由成都将军、四川总督派员赍京呈进。

十月丁亥 以锡缜为驻藏办事大臣。

注：丰培按锡缜为驻藏帮办大臣。

光 绪 五 年 (一 八 七 九)

二月辛丑 驻藏帮办大臣锡斌因病乞休，允之。以色楞额为驻藏帮办大臣。

甲辰 谕军机大臣等：前有旨将色楞额简放驻藏帮办大臣，现在藏中事务甚关紧要，丁宝楨于藏中近日情形，尚能讲求，该处应办事件，如何相机整顿，方能操纵合宜，著色楞额就近晤商该督，先事筹划，务臻妥协。

三月壬戌 允廓尔喀贡使入觐。

四月辛亥 谕：前据松淮奏请以阿旺甲木巴勒楚称甲错为巴革诺门罕阿旺札木巴勒楚勒齐木转世之呼毕勒罕迎接回藏。经该衙门议奏，该巴革诺门罕，前于道光年间犯案，情节甚重，系永远不准再出呼毕勒罕之人，所请应不准行。兹据金顺、锡纶奏，西藏喇嘛嘉木巴曲图木等并土尔扈特各部汉王等呈称，该部落愿捐马一千匹，请准阿旺甲木巴勒楚称甲错为僧等语。阿旺甲木巴勒楚称甲错，著准其为僧，赴藏学习经典。仍不准妄请开复名号职衔，称为转世呼毕勒罕。该部落所捐马匹，著毋庸赏收，以示体恤。

十一月庚午 命松淮来京，以色楞额为驻藏办事大臣。

光 绪 六 年 (一 八 八 〇)

正月壬午 谕：御史周开铭奏，廓尔喀贡使来京，崇文门员役诈索，理藩院办理失体，并蒙古王公年班来京，理藩院崇文门纵容员役任意勒索各折片。外藩王公及使臣到京，该衙门自应仰

体朝廷德意，妥为办理，并约束官役，毋许稍有扰累。若如该御史所奏，殊属不成事体，且其中情节支离，著派广寿、潘祖荫确切查明，据实具奏，毋稍徇隐。

二月癸卯 谕：前据御史周开铭奏，廓尔喀贡使来京，崇文门员役诈索，理藩院办理失体，蒙古王公年班来京，理藩院崇文门员役任意勒索各节，当派广寿、潘祖荫查明具奏。兹据奏称：崇文门于廓尔喀贡使到京，并无栽赃诈索传见喝阻及私造木戳等情。惟贡使所带土物，例应免税，海巡倭什浑等辄以漏税禀报，实属妄拿。委员博启、祥普不知详查，辄行批罚看押，办理失当。理藩院承办廓尔喀进贡事宜，尚无不合，亦无勒索规礼，蒙古王公年班来京，理藩院崇文门均无纵容员役勒索各情事等语。崇文门海巡领催倭什浑、外委李逢源、内管领吉瑞、守备庞光裕、外委龚维政，均著照所拟杖一百。李逢源等，均革去职衔，免其发落。委员吏部郎中博起、正蓝旗护军参领祥普，均著交该衙门议处。崇文门监督灵桂、照祥，失于觉察，均著交该衙门察议。嗣后外藩王公及使臣到京，该衙门于一切事宜，当加意妥办，用副朝廷抚绥藩服至意，余著照所议办理。

七月甲申 谕：此次达赖喇嘛坐床，除业经颁给敕书赏件外，著丁宝楨于司库内提银一万两，派员送至西藏，交色楞额给领。

九月己丑 恒训、丁宝楨奏：理塘交界地方，有下瞻对所辖查录野番一支。其人凶悍强横，向难驯服。咸丰年间，该野番叠次出境抢劫，理塘土司带兵往拿，被其枪毙。经前督臣先后派员剿办，初未痛加惩戒，该野番自知不容于众，遂降于中瞻对，附和工布朗结为逆。迨后中瞻对被藏兵剿平，地归达赖喇嘛，该野番复降于藏。历年由藏派委番官彭饶巴带兵戍守瞻对，随时铃制，该野番尚知畏惧。后因另派接戍之番官若康撒，约束稍宽，该野番旧态复萌，肆行纠擄理塘境内土民粮食牲畜以及汉塘官

马，甚至逼勒理塘所管本拉石番民三百余户归彼属下，致土司等忿极不甘。本年七月初旬，臣等接据阜和协副将况文榜、署打箭炉同知李忠清禀：据理塘正副土司德让江错、更登丹批并四家曲宗喇嘛等译禀称，伊等因查录野番屡次欺凌拦抢，不堪其苦，已调集士兵数千，分作两支，欲与野番打仗，该野番亦聚兵抵御，禀请作主，并据理塘守备马文英报同前由等情转禀前来。臣等当查理塘粮员章绍曾已于本年三月委赴云与中甸交界会审夷案，尚未回台。接管粮员何焜亦尚未到任，仅守备马文英一人料理，恐难成事。兼值驻藏帮办大臣维庆正由理塘进藏，深虑稍有疏虞，随飞飭李忠清酌带汉土弁兵一百名兼程驰往弹压查办。旋据李忠清报称：六月二十九日抵理，查悉该土司喇嘛带兵一支，已于六月十五日与查录接仗获胜，擒斩野番二十余人。并收回木拉石番民三百余户，仍属土司。另有一支后攻查录巢穴，相持未下。李忠清当经选派番民敬信之呼图克图分往切实开导，令两造迅速罢兵，听候查办。并探闻若康撤亦派藏兵三四十骑来与两造和解等情。臣等以查录野番，从前频年抢夺，逼勒番民，固属顽梗。而理塘土司喇嘛等并不先禀请示办理，辄擅自调兵攻击，亦殊藐玩。现经李忠清派人前往开导，该土司喇嘛已否遵谕息兵，尚无确信。虽蛮触相争，事所恒有，设因此寻衅不休，酿成边患，貽害非轻。当即会商拣委候补知府杨福萃，酌带亲兵六十名并阜和营弁二百名，星驰前往理塘，会同该处粮员何焜等相机筹办，设法解散。谕令两造罢兵，静候分别持平查办，以靖边荒。一面由五百里飞咨驻藏大臣色楞额，严飭藏酋飞行戍守瞻对番官若康撤，将查录野番认真约束，不准妄行滋事，自干诛戮。上谕军机大臣等：恒训、丁宝楨奏，查录野番滋事情形，著恒训、丁宝楨即飭派出员弁妥为相机筹办，设法解散。一面选派番民敬信之呼图克图分往切实开导，务令两造罢兵，听候查办。并著色楞额、维庆严飭戍守番官若康撤认真约束，以弥衅端。

十一月庚午 恒训、丁宝楨奏：臣等飞札理塘委员何焜赶紧到台任事，会同营弁严谕该土司喇嘛，不准开仗，一而飞飭委员候补知府杨福萃兼程前往，相机妥为查办，毋任蛮触相争，酿成边患。旋据杨福萃陆续禀称：九月初二日驰抵打箭炉，探悉理塘土司等业经遵谕回台，詎查录野番恃瞻对为护符，抗不遵照，勾结番官若康撒、色空赛等，于八月二十日纠集瞻夷三四千，直抵理塘东路之大竹卡、西路之曲奎桑、营官坝等处，连营驻扎，凶焰甚张。二十四日及九月初旬，四出抢劫，叠次攻围土司官寨，勒索土司印，求重贿，方允退兵。该土司出兵抵御，互有伤亡。复分三路直扑台垣。适有巴塘专派军功三人赏递驻藏大臣转发奏折一匣，行至热水塘，被野番杀伤，大路梗阻。杨福萃听报，以所带弁兵力薄，难资弹压，随会商卓和协副将况文榜、打箭炉同知李忠清添调士兵一百名，另募亲兵一百四十名，连前派弁兵共计五百名，星夜由炉起程。九月十六日，行距理塘一百二十余里之西俄洛地，突遇野番二百余人，假冒夹坝，据山呐喊拦截。杨福萃督率弁兵排队齐放洋枪，轰毙十余名，始行溃退，军火等项并无遗失等情前来。并据何焜、李忠清、巴塘粮员嵇志文各禀报，大致相同。臣等查理塘土司喇嘛与查录寻仇构衅，一经开导，即遵约束。该查录野番本属野性，素惯抢掠，兹复勾串瞻夷，纠众妄为，扑围官寨台垣，并伤赍折差弁，实属凶顽，法难宽宥。该番官若康撒等附和，肆兵滋扰，尤为无理横行。惟该野番等此次恃强犯境，总由土司喇嘛擅自兴兵攻击，致启争端，现在相持日久，若不设法抚绥，先行遣散，不特边地土民遭其蹂躏，更恐台垣亦有疏失，关系匪轻。当经批令杨福萃迅速前进，督同该塘文武察看情形，妥为解散，再行分别持平查办。如果该野番抗不遵谕，始终拒敌，即飞报察核，由臣等酌派劲兵相机惩办。现一面飞札况文榜挑备得力官兵五百名，札明正土司挑选精壮奋勇士兵一千人，预备整齐，听候调遣。先示声威，俾该野番闻风敛戢，

并飞咨驻藏大臣，严飭藏酋迅将若康撤等撤回究办。另派晓事番官接戍瞻对，以遏乱萌。至巴塘所派折差果否因伤殒命，折匣曾否遗失，会飭杨福萃等确切查明，如果失落，即禀报咨由驻藏大臣补缮奏陈。至现在钦奉谕旨令相机筹办，臣等既又添派委员赵光燮前往，会同杨福萃并打箭炉同知李忠清等妥筹办理。臣等惟有督飭该委员粮务等悉心筹画，剴切开导各番，晓以利害，务令解释仇怨，迅速撤兵，众番听候查办，不准妄为，自干诛戮，以期边境乂安。设该番众恃强不服，仍行抢夺攻寨，自非稍示惩创，则犬羊之性愈肆凶横。臣等当再详审机宜，斟酌办理。固不可轻议加兵，亦不敢稍涉疏纵，用副朝廷绥靖荒服至意。除办理情形续行奏报外，所有查录野番勾串瞻夷围攻官寨台垣，杀伤折弁暨现飭查妥办缘由，谨会同附片具陈。再正缮折间，复接杨福萃来禀，该行抵理塘时，目击番民情势甚觉披猖，即经谕令该番等迅速撤回，听候查办。乃候至两日，竟无一人前来。随复飭派阜和营通事李朝富暨文生杨福益直赴该番营，婉为开导，不啻再三。该番兵等只允暂不开仗，至欲令退兵，则必须瞻对番官若康撤信到，始能照办等语。查系实在情形，当复专弁星夜驰往瞻对，札调若康撤来理听候查办。现在该番官若康撤已遣专弁施泽、王怀义二人先行回理报称，定于十月初一二亲至理塘听候办理。视此情形，似尚不难解散。臣等查查录野番虽素极横霸，抢掠为生，然此次敢于攻扑台垣官寨，扰入内地，实以瞻番为护符。现在瞻番若康撤既愿到塘听候查办，则查录无所恃，办理自易就范。臣等现已批飭杨福萃于若康撤到塘后剴切谕导，令其迅将瞻兵即行撤回，再为查明查录与理塘滋事各情，秉公办理，以靖边地而免兵端。上谕军机大臣等：恒训、丁宝楨奏野番勾串瞻夷围攻官寨情形，即著撤飭委员谕导该番官，将瞻对之兵撤回，一面将滋事各情秉公查办，务令两造帖服，永弥衅端。

光 绪 七 年 (一 八 八 一)

正月乙亥。恒训、丁宝楨奏：迭据委员知府杨福萃禀称，十月初一日，瞻对番官若康撤到理谒见，举止言语，极为狂悖。杨福萃先责之以大义，继抚之以温语，令其撤兵，不准附和。该番官狡诈支吾，迟延三日，仅将兵退扎台垣山后，仍暗使查录首逆工却得且、达马贡大等，带领千余人日肆滋扰。杨福萃以查夷此次勾结外番，恃横无忌，非示威无以摄其心，即若康撤亦不知儆。随派都司张洪得、千总冯渐逵等带弁勇三百名，屯扎拉捕地方，密令正副土司调集土兵，约期攻击。初六日，查逆四出焚掠，张洪得等会合土兵前后截剿，毙贼多名，军功李朝富奋勇当先，刺杀工却得且，割获首级，达马贡大等纷纷溃散，连夜率众败归三寨，始将寨垣围解，瞻番乃陆续撤回。惟若康撤尚带三百余人盘据理塘，要求赏需。杨福萃多方驾馭，赏茶六百包，该番官仍复逗遛。杨福萃因密谕该弁兵等不准擅动军械，但扬言如敢抗拒，即行攻击，并声称已调阜和、明正汉土官兵，不日即到，摄以声威。若康撤闻风惶惧，始于十四日径带查录首逆格桑登舟、工布朗杰、扎禄工呷三首犯逃回瞻对。杨福萃以查逆被该番官带回，则查理构衅之事，无凭讯办，不得已，一面将各处被难土民酌发银两抚恤，一面调毛丫、崇善、曲登三处土兵一千数百名，派都司杨福恒、张洪得等带领，分攻上下两寨，而自率弁兵进围中寨。二十八九等日，三路齐集，先行大张示谕，准其投诚免罪。詎达马贡大等乃敢率党抗敌，杨福恒手执洋枪将其击毙，我军乘势枪炮环施。各番见逆首歼除，罗跪寨前，泣称均系各土司部

民，误被煽惑，情愿悔罪归诚，不敢再叛。杨福萃察其真切，许以不伤一人，即令引官军入寨，搜捕余逆贼罪。旋据张洪得等各擒获索朗江策、扎录阿葱、丹者汪学、喜扎此日、及格桑登舟之子汪清工布、汪杰之弟成勒以业、吴则江策等十余首犯回营讯明，分别办理。并飭弁兵寨内围墙及碉楼十余座概行拆毁，三寨一律荡平，木拉石数百番户仍来归土司管辖。其投顺各番，杨福萃先恐吓以同恶共济，必加诛戮之言，而密令各土司代求恩贷，邀恩再三，方飭核实造册，将其领回，各安住牧。面谕以后务受土司约束，不准妄为，均感激欢欣而去。杨福萃即于十一月初八日带兵折回理塘，筹办善后等情，先后具报前来。臣等查查录野番，原系理塘部落，其始不过数十家，历年逼胁土民，遂多至一千七八百户。自咸丰初年，即恃其犷悍强横，冒充夹坝，抢劫为生，嗣又投附工布朗结，党恶助逆。历经前督臣派员办理，率皆敷衍弥缝，愈纵愈骄，毫无忌惮。本年理塘土司喇嘛调兵攻击，实亦忿极使然，并非无故寻仇。詎该番更串瞻夷，围攻官寨台垣，实属异常顽梗，若不相机惩创，将来扰乱益深。自杨福萃督同兵弁毙匪多名，而查逆胆寒。击退瞻夷而番官气沮，带兵进取，碉寨悉平。遂使索朗江策等成擒授首，木拉石番户仍隶理塘，该野番从此或可冀其安静。且从前每次查办，糜费总在七八万金，此次杨福萃体念时艰，力求撙节，且办理迅速，用银不过二万数千两，尤为事半功倍。臣等既飭该员，务将善后事宜，悉心筹画，议明条约，永远遵行。并令严谕各土司，将投顺各番加意抚绥，不准陵虐苛敛，别酿衅端。一面飞咨驻藏大臣转行商上，勒令若康撤迅将带回之格桑登舟等三逆交出，归案究办，以杜后患。并将该番官若康撤回，治以越境滋扰之罪。另派晓事番员接戍，以期边地乂安。至委员盐运使銜即补知府鼓勇巴图鲁杨福萃，不辞艰苦，于冰天雪地中，威功妥速。洵属勤劳卓著，相应仰恳天恩，准其俟补缺后以道员用，并赏换清字勇号，出自逾格鸿施。其余